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一百五　　　　宋　魏了翁　撰

周禮折衷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賈上大宰

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為上首自此宫正以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宫正至宫伯二官主宫室之事安身先須宫室故為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餼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宫室也自醫師以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餼也自酒正至宫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

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
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
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
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
於末言之也此宮正幷下宮伯雖俱訓為長其義則
異若宮正則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為宮中官
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長者
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

士之適子行其秩序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為長故云伯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為官首中士四人為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為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體例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鄭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

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版鄭司農云為官府次舍之版圖待待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解惰離部署又云柝戒守者所擊也賈此時是尋常事故為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藉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藉增成先鄭義也荊公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為之禁勿為也

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地令之客次吏

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宿為宿再宿為信三宿為舍恐亦未然又因版為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注以版為民數故式之葉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為儀禮衰辟領負版之制言接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注謂辟領及衰濶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辟領之長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鄭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宫後鄭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宫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賈後鄭引文王世子文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為庶子於天子則為諸子彼鄭注

倅謂副倅之倅云國有大事寇戎之事

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凡大事盡以為

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

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司農云分别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也

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

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後

鄭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踰數者稍食祿稟謡放濫怠觧慢奇衺譎觚非常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使輩作輩學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謂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賈外人謂男子内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廩謂與之米廩奇衺譎觚非常者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傑出觚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保氏職文也

稍食則稍稍與之者謂各以等差稍稍給之荆公

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廩廩從米謂祿米祿廩從

米謂貯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於

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鄭行事吏職也使居其處待所為賈稍食官中官府

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大事在祀與戎不得

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宫中廟中則執燭

鄭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鄭司農讀火絶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宫正主禁絶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宫正主為王於宫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宫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隷僕掌蹕止行者宫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宫

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宫中中門之外則天

子三朝皆可謂之廟亦可稱宮先後鄭謂蹕如漢之塡街蹕猶今之警蹕也亦謂之清鞭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蹕本從足因記三禮辨謂六官之掌蹕者甚多不知康成何故專指隸僕所掌蹕宮門廟門者閽人也為内人者蹕内豎也率四夷之隸守王門蹕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修除且蹕者山虞也祭則守其厲禁而蹕者典祀也大喪及諸臣葵於墓而為之蹕者冢人也蹕宮中之

事者隷僕也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為賔則率其屬而蹕王宫者士師也大軍賔喪祭則帥其屬夾道而蹕者鄉士也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帥其屬而蹕者遂士也賔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訝士也葢蹕所以禁止行者各隨其職而用之則宫正蹕於宫中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賈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堊室者舍對廬故為堊室堊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已上䟽者賤者居堊室者䟽謂小功緦麻賤謂士引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䟽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為天子之臣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故謂之

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重鄭賈說未然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賈宮伯掌王宮中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籍荊公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為士者矣士庶子非

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内外察也

周制宿衛王宫皆以公族公卿大夫之子弟為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為郎以宫廊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為郎如張蒼者號山郎疑若今之抵產非入錢也繼有納粟為郎有久次為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王子弟乃有父任為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如後世以三衙為衛宿

漢初蕭何剏未央宮按三輔黃圖宮中有三十六殿高祖又剏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邊添剏甘泉長楊五柞共為五宮統在北闕東闕内皆宮也

漢制自公孫弘以前如貢禹張禹雖為公卿而其子無官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亦以其子無官怨望惟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為侯

事

掌其政令行其秩序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

鄭秩祿廩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太子所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内為次在外為舍後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賈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内外次舍有所隔絶而三禮辨謂稱士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於大胥職所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卿大夫之庶子於諸子職所謂倅也在掌客職則謂之庶子而禮眡諸侯之大夫其體亦不輕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

元士之適子未世其爵者則又使之偕衆子以衛王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廬設卒不以士庶子為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之禍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貫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月終則均其禄廩與宮正均稍食亦一

歲終則均敘與宫正異彼宫中官府故㑹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敘以時班衣裘夏時頒衣冬時頒裘有功即賞有罪即誅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膳夫掌王之飲食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别敘之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爵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鄭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内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尼實之醢

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甕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六清水漿醴醇醫酏買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饋羞出於牲及禽獸者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庶羞皆及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膷臐膮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兎鶉鴽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滋味謂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兎鶉鴽四豆添前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

夫禮天子諸侯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内則云牛脩及爵鷃蜩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鄭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八珍謂淳熬已下皆内則文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模也炮取豚若牂刲之

刲之實棗於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炮之塗
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
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
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後調之以
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
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
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
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也

是為八珍彼有糝與餰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

云醬謂醓醢也者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醓醢者經

云百有二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六十甕

鄭司農云六穀知有稌黍稷粱麥苽者據食醬而知

苽雕胡者南方見有苽米䣼良醫翳

饋上下通用後鄭於此言進於尊者曰饋玉府注

又云通行曰饋自無定論如此者不一六牲本用

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二者㒺寧間有人建

議用馬牲竟不行此一節凡言王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及此禮者周禮一部可疑此亦其一王荆公専本此意以人主當享備物極至童貫王黼專務應奉司以啓人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康成先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鄭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

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賈
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鼎十有二案聘禮致饔餼
注云飪一牢鼎九在西階前云牛羊
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云陪鼎三者當内兼
膷臐膮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亦九俎者陪鼎三
膷臐膮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
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
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鄭荅云禮記

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為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王藻據衰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大食是朔食日舉之樂不言之殷祭肝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為食而有也二者名為祭肺亦名扌寸肺此為祭而有也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備火齊不得膳夫品皆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惟祭祀雍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

處皆謂造食之處即厨也

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凡祭皆祭先造食者今士大夫此禮已廢惟公燕閒酒先酹於地近之釋老二氏飲食尚先祭三禮辨陪鼎三膷音香牛臛也膷許云切羊臛也膮許堯切豕臛也牢鼎九所謂俎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也皆所謂羞也荆公品嘗食養至尊當慎故也其所防也微矣

王齋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司農云齋必變食謂加牲體至三大牢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大故寇戎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不舉樂但此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牲二義俱備荆公祭祀之齋不御於内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意

者而致養其氣體焉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烖邦有大故不舉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烖害變故宜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董本只是薑桂韭薤之類今却以為葷腥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素食之說荊公所謂宜饗備味聽備樂亦非三代王者之言此所以開蔡京王黼享上之說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賈案王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為三時食故鄭謂燕食者日中與夕相接為三時奉朝之餘膳則一牢分為三時所贊祭者牢肉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餔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賈餔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以下燕食有脯無膾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賈王日一舉注鄭以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别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司農云脩脯也後鄭謂致福為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又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賈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廟致胙於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胙法者左氏昭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

彼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謂大夫祭歸
肉於公也

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以文武胙賜齊道里甚
遠不知如何致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荊公至
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世子則唯膳正禮可以不
會膳禽則燕食之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則所以

防荒侈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内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校人地官牛人春

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此庖人始
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中有羔雄狐綏綏牝雞無
晨禽獸通稱
古注取包肉之義謂之庖庖字從包恐非包肉蓋
火化始於燧犧氏厥初茹毛飲血燧犧始取物墐
塗而炮之所以謂之庖犧氏犧亦取牛旁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供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
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

鄭凡計數之羞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鄭司農云鮮為生肉薨謂
乾肉好羞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鮺魚青州之
蟹胥者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賈謂四時之間非常美
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荆公共祭祀之好羞者先王
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之事亡如
事存之意夫齊則思其所嗜則其祭也可以不羞其

所好哉

共喪紀之庶羞賔客之禽獻

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獸獻禽於賔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賈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賔客之禽由主人獻之

死而未葬無几筵無薦羞以其體魄在此生者可
以用几筵詩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是也始死只說
奠有朝夕奠朔月月半則謂之殷奠奠亦無庶饈
却是祭當在虞祔之後不當言於始死之時今人
用庶羞之奠與几筵字晝錯且為孔子廟只使得
奠字使不得祭字今謂之丁祭亦非釋奠字只見
於禮記不見於他經二漢以前亦無釋奠字然却
未至大誤非報功使祭字不得

凡令禽獸以瀸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其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於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二雙賈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日九十雙饔餼五牢日五雙士中日則二雙者謂作介時士爵一日則

一雙禽獻不以命數中間也故言間日則二雙

古人春不毀胎卵又數罟不入汚池取禽獸有時節其法禁甚嚴然國客之至不可以時拘賓客禽獻之事至九十雙七十雙之類不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鄭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

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
臊犬膏膏腥豕膏鮮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
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
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
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
司馬火也賈此經四時所膳者皆取所賊死之脂膏
火賊金即膏臊犬膏也不得云北方豕膏杜子春膏

膘犬膏者是也膏腥豕膏也者非也以其秋行犢麛秋時金王金剋木雞屬東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為豕膏用休廢之脂膏者五行王相相尅春水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已下推之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言然向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以休廢言之也荆公膳用牛膏牛土畜也春水用事則助養脾也膳用犬膏犬金畜也夏火用事則養肺

也膳用雞膏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羊膏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鄭說非荆公說是呂成公云自傳註盛行人都不看經亦為時王所尚列於學官科舉以取士漢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仁不讓於師寧取落韻不取違古注至程張歐蘇方破口斥傳注之泥前此周易有多少觧說列於學官者止用王弼唐人以論語應舉謂之習何論王子雍排鄭康成劉

炫排杜元凱其說甚當孔穎達多所不取又每科舉之目又有學究一科全是念傳注謂之貼經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賈上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者是其加世子可以會故歲終則惟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加籩薦豆則禽獻為加可知加則惟王及后不會世子則會以防汰侈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鄭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釋文作膰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賈體名案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骼又有正脊脡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是其體二十一體肉物案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胾謂切肉少牢主婦獻尸以燔從傳火曰燔百品庶羞之

屬

肆託歷反取剔義然只從本字亦有肆陳於爲俎之意亨字本作亯音香音亨音烹只用一字並同楚茨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作香字韻或肆或將祝祭于

祊音彭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賈百羞者則庶羞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甕珍物者諸八珍之

類俟待也内饔恒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饋王后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此内饔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鄭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别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

交睫腥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
臂毛有文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賈此經腥有二
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腥之腥鄭荅泠剛童
牛之牿牛在手曰牿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
故言般臂朽木螻蛄皆臭物此皆不利人故禁之
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臂傳王以為般般然此般
字賈誼弔屈賦用顏籀云般從丹不從舟交睫星
鄭以為肉有米似星鄉在靖州人或告以屠所市

豕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上盡有星如米狀此不可食索而觀之信然乃知康成之言有所據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鄭共當為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膴胖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也

鱐乾魚實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其割烹之事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薑桂鍛治之謂之脩不鍛治者謂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刑膴有明文先鄭以刑膴為夾脊肉故後鄭不從或曰膺肉無所出亦不從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膴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鱐乾魚先鄭合為一後鄭不從特牲有鉶羹謂鉶

器盛豕胑設於薦南膴魚肉總有也膴又詁為大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鄭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賈言好賜者謂羣臣所愛好則賜之肉脩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鄭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賈致禮於賓客莫盛於饔者以其饔之中有飪有

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米禾又多故朝聘之日致之是以鄭云急歸大禮故云莫盛於饔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鄭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賈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云孤子者謂死王事者之子死事者之子謂若

左氏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顔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庚之子而賜之是禮孤子之法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鄭獻謂酌其長帥喪事之奠祭賈獻謂獻酒非獻肉故鄭謂酌其長帥長帥軍將已下至五長有功者饗獻之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其鼎俎謂殷奠及

虞祔之祭皆有鼎俎荆公外饔言饗耆老孤子而以
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庶子而後言饗耆老孤子
外饔掌饔饔以養之爲主酒正掌酒酒以禮之爲主
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烹煮辨
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鄭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於鼎齊多少
之量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案少牢禮
爨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

鑊別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升一鼎故鄭云既熟乃脀

於鼎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寧媚於竈禮記祭

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後皆言竈

故鄭云爨今之竈

七祀非古禮竈也者老婦之祭也孔子已後改爨

為竈不知何故大羮肉湆先儒以大羮不致五味

也鉶羮加鹽菜矣肉湆盛於登肉汁一名湆汁字

當從肉從泣作湆只有張參能辨若只從水旁字

書中無蓋湑字以注爲聲以肉爲形若是汁却無
聲又云王者典禮齊桓公出來一壞晉文公出來
一壞道路之政不脩賓客之政不舉然而子產說
晉文之時車馬有數以至客至如歸一段猶見晉
文之時尚餘些典禮只如泰山之下明堂之祭則
齊宣時猶在又云鄭康成五經皆有傳注又注五
經緯令乾坤鑿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爲名如參
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五六十時注到八十歲

令左氏正義內�引鄭注

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取蕭祭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賈言帝藉者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推已下示相恭敬鬼神之法又示

師先天下稷為五穀長爾雅以稷為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焫燒之取香氣上聞茅以供祭苴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是也

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是鄭大夫臆說又云泲與河濟之濟通又云鄉在靖州見有菁茅甚

多有劉子澄者作貢茅亭記謂齊桓公葵丘之會據司馬遷書是合諸侯以封禪所以責楚不貢茅最後謂他日上封泰山於此亭取茅因爲言孔孟取葵丘之會自有明文如何不取乃舉司馬遷封禪之説封禪二字竟莫曉如茅當以禹貢爲説劉不聽云

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

鄭向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

屬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
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
禱籍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賈既殯大祝作禱辭授
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既殯後見大祝職也
代王受眚灾乃是灾禍之來欲代王受之令人不
自殞滅之意因說古人遇灾禍只是罪已如雲漢
一詩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至於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

寧初無後世祈禱旱降甘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上只説古人有祭祀無所禱禳禬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祈禱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罄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踐音剪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賈周姓姬言同姓

者絶服之外同姓姬者有辠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氏者甸師在疆埸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荆公甸師共祭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賈氏謂絶服之外同姬

姓者蓋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也李微之謂此

說足以補漢儒之所未及是爾至荆公親而致死

刑乃所以事宗廟夫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

子孫以事祖禰乎必不然矣是荆公心術之誤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鄭役謂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貫此纂要文又左

傳云其父析薪即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蒸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狼膏聚麋膏散聚則

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

狸貫冬獻狼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聚則温故

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

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温適故獸物皆獻之

天地間莫非氣凡散皆陽凡聚皆陰然冬間陽氣

在内亦有聚時夏間陰氣在内亦有散時又須分

冬夏方説得又云陽氣上鹿角解陰氣上麋角解

時田則守罟及獘田令禽注於虞中

鄭獘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獘田謂春火獘夏車獘秋羅獘冬徒獘虞中謂虞人鳌所田之野及獘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饗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

以數軍實賈襄二十四年齊侯祭社蒐軍實蒐數軍

實注謂兵甲器械隱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引之

以證斬首折馘為軍實又生執俘囚如先軫曰墮軍

實皆是軍實僖三十三年

吕東萊曾説人之生也各有血氣因設為田獵以

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賔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

筋角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鄭共其完者皮毛筋角給作器物賈獸入於腊人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玉府林氏謂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荆公謂王之設官能去民物之害於是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荆公專以周禮為辭謂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之侈卒起外寇之禍

可不戒哉

𣾰人掌以時𣾰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

鄭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孔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王鮪鮪之大者𤣥以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鱻生薧乾也賈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關孔笱者葦簿以薄其關孔魚過者以簿承取之故詩

云敝笱在梁取魚之法歲有五孟春獺祭魚一也季
春薦鮪二也鱉人秋獻龜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孝經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
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潛之詩
季冬薦魚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
五取魚惟夏不取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
諫之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漁者掌其政令凡

㪉征入於玉府
鄭司農云㪉征漁者之租稅㪉人主收之入於玉府
賈政令以知取之時節及處所凡㪉征入於玉府水
族之類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征稅入於玉府
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𦿔胡龜鼈之屬蜃大蛤簎謂
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

中者𤣥謂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莊子云冬則𢤱鱉於江𢤱乂角反蚤蝤類貍莫皆反扠音乂

魚隨陰陽而上下冬在水底春在水之半夏在水上冬腹腴在下夏至腹腴在鰭夏時下水以後水

上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𥲅事

鄭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貍藏蠃螔蝓

鄭司農云𧓍蛤也杜子春云𧓍蜯也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賈案醢人有𧓍醢蠃蚳醢蠃蚳蝓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義同蚳蛾子者謂蟻子之子取白者以為醢蟲舍蚳蝝國語諫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鄭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凉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脯非豆實豆

當為羞聲之誤也賈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知脯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知豆當為羞者案籩人職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為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胑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爓

之又有薦孰之禮三者皆當先制爲胖此證胖與脯不同賓客喪紀所共者内外之饔也

禮器晏平仲豚肩不揜豆當在俎不在豆謂平仲儉不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形言豚肩之小也

乾隆御覽之寶

鶴山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棻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鶴山集卷一百六

宋 魏了翁 撰

周禮折衷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鄭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疕頭瘍亦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

有能買藥之無毒亦聚之𨿽言聚毒藥者以毒為主引孟子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書説命篇語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言疕頭瘍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疕此特言疕者腫瘍等可以兼之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醫師不知甸稍縣都之中各有或只主王畿内政令若中外只一醫師雖分其屬治之亦豈能徧如

墓大夫掌丘墓之政不知郊野盡其掌否又云凡
瘡惟陰陽所侵謂之瘍刀劍所傷謂之刅創非本
字刅乃本字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
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鄭食禄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
治自愈賈依序官疾醫中士瘍醫下士王制下士視
上農夫食九人禄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禄中士禄食

有常令差爲五等但功適中者守本禄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荆公謂餼廪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程子謂鄭氏全猶愈也失五則半矣非是但知可治者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觀和緩倉扁之言豈能使人人皆愈哉失者謂法本當愈而失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眂春時羮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和調也飯宜温羮宜熱醬宜凉飲宜寒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賈掌和王之六食以下此等並是膳夫所掌食醫調和而已棄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三禮辨謂食醫酸苦辛鹹之和與黄帝書略同調以滑甘鄭注謂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甚善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鄭㑹成也謂其味相成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賈皆謂味甘苦相成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此一段荆公謂君子以節飲食講得節字是節非節縮之義只是恰好合宜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瘠首疾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刑儛曰六癘作見賈言癘疾氣不和之疾者癘謂癘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尅氣敘不和癘疫起桒五行傳六沴貌言視聽思之不和則為沴天雖無沴皇不極配之亦有痾疾病併五者為六沴彼言沴此言癘彼以五行相乖沴此以癘氣與人為疫荆公列子曰指擿無痟癢痟痛也素問曰

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病温則所謂痟首之疾痎瘧則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時陽為主於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内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痟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内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内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也痒疥疾則夏陽溢於膚革清搏而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溢於藏府清乘而逆之故也

荆公此一節最好常舉以教醫者又云齊侯痁遂
痁本是痎疾後變而為痁梁元帝改痎作痎以為
初是隔日瘧後來變痁非是此便是夏陽溢於膚

革至秋則痁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
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
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

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五聲言語宫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黄白黒也察其盈虚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賈𠡠劉向云子儀脉神子術案摩並不說神農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漢藝文志大古有歧伯榆柎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

神農子儀能治合之齊亦必能候和氣也扁鵲倉公能候氣也亦必能合和此齊鄭氏以臆説分之

太拘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鄭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賈正藏五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云又有

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黄帝八十一難經説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凈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荆公死終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

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三禮辨
謂分治之則疾醫似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所
治止於邦内而鄉遂都鄙各有人與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鄭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
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爲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
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

節之

鄭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賈言止病曰療鄭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用五毒攻之用此五穀養之於理為順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

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鄭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纆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荆公以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以鹹養脉者脉欲耎以苦養氣者氣欲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欲利

鄭氏之説牽合而滑石尤誤人荆公似近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鄭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賈此醫惟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重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

强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謂脉氣既行之乃以脉視之以知所病先攻而後餋之荆公言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獸醫言死則計其數而進退之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不察也三禮辨以為此醫似専為牛馬之屬有勞於人者據馬别有醫牲用其全無所事乎此 見巫馬職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鄭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

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賈功沽爲善惡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或是鄉大夫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故並謂之鄉

爲國行禮乃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

神之時合錢飲酒

三代盛時計口授田不許靡穀其飲酒有三惟祀

德將無醉一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二也鄉飲鄉射以行禮

三也意其時人雖家有酒而羣飲則執拘而將殺

之必無賣酒者亦無沽酒者詩雖言無酒沽我沽

字毛公音古謂再宿酒而鄭康成以秦漢摧酤後

解之殊失經意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亦當為音古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音體齊五曰沈齊

鄭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瀍式未可盡聞杜子春

讀齊爲粢又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賈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麹蘖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鬯酒自用黑黍爲之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

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酒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賈其酒則今之醳酒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云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者言昔為久酋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酋久白酒況之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鄭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

釀酏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今之

截漿也酏今之粥内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

鄭司農說以内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

醴清糟或以酏為醴漿水醷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

醫酏糟糟音聲與糟音糟相似醫與醷於紀反相似文字

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賈向者後鄭解或以

酏為醴為醫令先鄭以為醴共重醴為一物又後鄭

於内則注醷為梅漿亦與先鄭不同以無正文故引

之在下亦得為一義故也荆公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其物之法其名之義皆無所經見不可得而知然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物者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義之所出也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物實之所效也共王獨三酒則三酒以飲五齊以祭故也

賈謂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此語未瑩五齊之醴最味厚若曰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以用於祭祀合為十六尊可也豈有以

人則飲味厚者以祭祀則共味薄者哉 醫於已反

酏以支反 泲子禮反 截昨再反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鄭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止用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賈

鄭意五齊之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

酒醴恬全與酒味别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鄭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惟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

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
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
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
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
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賈言
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等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
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
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案禮器云一獻質謂

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下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先王謂九獻當衮冕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為三等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

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

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社稷在五嶽之上自是本等鄭康成牽合引王人

敘諸侯之上為證非是又云古者祭祀自迎牲以

來凡三獻皆是王自四獻以下皆有酬酢獻九之

間尸飲酒極多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

其士奉之

鄭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賈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酏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惟有醫酏二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酏

當清令皆不清者以其后尊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

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以清醴也祭序官

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

爲官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内小臣是奄而稱

士鄭云異其賢

古者天子諸侯饗燕賓客王后及君夫人預獻禮

故有致飲於賓客之酒自陽侯殺穆侯而奪其夫

人是以大享廢夫人之禮然鄭康成又謂古者天

子禮命諸侯王后禮命諸侯之夫人恐未必然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鄭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𦵏公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鄭要以醉為度法尊卑之差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

中與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於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賈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衛王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耆老謂國老孤子謂死王事之子則共其酒尊者得多畀者得少賜頒皆有常法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引王制文者證秩酒如九十日日有秩膳亦如秩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岀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鄭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賈逵言唯王及后不會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庶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作酒有舊法式依法善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貫世婦謂宮卿之官者所謂春官云每宮卿二人故云世婦謂宮卿之官也世婦職云及祭祀比其具則此酒等是送酒以往為世婦所役使序官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謂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没

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令之侍史官婢或曰
奚宦女晉惠公之女名妾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
鄭依秋官司厲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則奴者男
女同名侍史官婢漢法宦女漢時亦有此別號
春官世婦主王后已下至女御事王后六宮每宮
卿二人賈義以為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左氏餘
祭之弒譏其近刑人周公制禮必不使天子近刑
人可知鄭康成多舉漢法以解經胡五峰疑此書

為劉歆所傅會者此亦其一也又云奄是有此天
奄之病者非是後世刑餘之人春秋時如二五耦
皆奄趙高元是病非刑餘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
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
亦如之
鄭入於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不

言奉謂小祭祀陳酒若歸饗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賈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之府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謂若饗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

鄭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

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賈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者桼內則飲內有濫無涼彼鄭云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爲濫參驗相當此文六飲幷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預辨故言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凡飲謂非食時賈留間謂賓未去留間王稍稍所給賓者也故以稍言之漿人不主酒齊惟主飲上共王飲此又云凡飲共之故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賈禮酒

饗燕之酒者謂饗燕食賔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
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酒酳尸之酒也酬幣侑
幣紊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享以酬幣亦
如之諸侯來朝遣三公致享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
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饗大賔至則
王乘金輅迓之有大饗於廟之禮燕於寢之禮有
戒有宿有速謂之友邦冡君乃是與諸侯共守天

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一人恣睢於上極情縱欲而天下瓦解土崩此焚滅典籍隳壞先王法制之過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

鄭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謂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

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三其淩三倍其冰鑑音檻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貫云正歲季冬者周雖以建子為正行事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引春秋傳火星中而寒暑退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中暑退證十二月寒退之時冰最盛故取之故書正為政

先鄭從之云掌冰政後鄭不從言正為夏正於下還從正歳若歳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鑑如甄者漢時名為甄即今甕也月令獻羔而開冰先薦寢廟在仲夏云

三正之説自鄭康成始其以為無商周其實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歳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虚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二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

東方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此見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祇藏冰一事可知其贊化育之功一部左氏專以星紀時書法最密雖世代更革各有所尚而氣候可推

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鄭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賈凡內外饔之膳羞謂王后及世子幷饗耆老孤子之等以下文祭祀此經亶云膳羞非祭祀也一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鄭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

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為言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賈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飱及饔餼亶共冰無鑑也前漢叔孫通作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鄭君依而用之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别代異名喪大記君設大槃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大夫云夷槃畢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

漢興叔孫通作禮器制度即綿蕝儀皆其臆決故魯兩生不肯從之三代禮樂隳廢鄭康成取以證經故多乖剌

夏頒冰掌事秋刷

鄭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賈三月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暑氣漸盛則

賜及羣下北陸西陸服氏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公始用之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亟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以公始用之

籩人掌四籩之實

鄭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言四籩謂下經

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實麷蕡白黑之等鄭加籩
下竹器以其字竹下為之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之云
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鄭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
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
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𤣥謂以司尊
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祭血腥之事形鹽鹽之

似虎者膴膎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折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者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爲義直以爲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築鹽以爲虎形左氏僖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服氏云昌歜昌本之菹辭曰國君文足昭

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盬虎形服云魁形非築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
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
朝踐饋獻為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酳尸
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
一總四節皆據祭宗廟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
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
節耳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膴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鱐

是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鄭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祀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賈有乾桃濕梅添五為七籩則棗亦有乾濕取一以添前為八籩朝事加八豈饋食而不八乎以義參之為八不祼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

二祼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鄭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

云蔆芡脯脩實加籩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蔆芰者屈到嗜芰即蔆角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鄭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

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此王當酬尸内饔進之於尸侑等者也粢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内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粢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

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於尸祝及王與后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餌糗餈粉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令一物之上自相互故言互相足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

揔名

朝事謂迎牲納亨以前饋食謂薦孰以後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

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凡籩事掌之

鄭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賈喪

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饗燕時亦共其薦籩羞籩

鄭喪事之籩謂殷奠時於王后世子以共房中之羞

賈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言凡

王后世子飲食之時用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

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鄭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麯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

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蜃醢蚳醢豚拍魚醢

鄭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

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

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罰八豆之内脾析

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齏也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箈音笞

鄭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

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䕠饋食之豆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先鄭謂蒲蒻後鄭以時事破先鄭也箈箭萌者一名篠筍竹萌一名簜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餅糝食菜餗蒸玄謂酏餰

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實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言酏食者謂餈占與糝食為二豆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鄭齊當為韲五韲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

蠃蠯蚳魚兎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菹三臡麋鹿麇麕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韲全物若牒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獻）皆牒而不切麇為辟雞兎為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韲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鄭致饔餼時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饔餼案掌客上公之禮醯醢百有二十罋侯伯百罋子

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𢍁醢人所共五十甕共為百甕此據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甕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甕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甕得與諸侯同者彼别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甕其

數多於君荆公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既盛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既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

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則所以致其養之盛也王使周公閲來聘魯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徳羞嘉穀鹽虎形鹽虎形則所謂形鹽昌本則所謂昌歜麷蕡白黑則所謂嘉穀推公閲之言則凡朝事之籩豆為致其盛矣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饋食之豆其

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則所以備其細且致其敬也脾析豚拍物之小體蠃蚳蠯蜃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此所以為備其細棗栗榛實女所用摯以告虔也此所以為致其敬乾䕩則亦備其細而已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菭菹鴈醢筍菹魚醢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也棗栗桃榛䕩及葵則取諸園圃而足蔆芡深蒲芹菭及筍則取之遠矣蠃蠯蜃蚳則可掇

也兎鴈魚則不可掇而取矣此所以為致其難葵不若芹之美桃乾穣不若栗脯之美鸁若蜃蚳不若兎鴈魚之美此所以為致其美蓋醢可以為盛亦可以為美故朝事加豆皆以為實魚可以為美亦可以為備栗可以為敬亦可以為美故饋食加籩皆以為實也籩羞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酏食糝食其穀出於耕耨而皆用舂治煎和之力為多而非若葅醢之屬可以久此所以為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自致之道

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器
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特共其實而已弁以
籩共之也醢三言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
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賓客之事乃以共喪紀
及賓客也共薦羞之豆實共其實而已籩豆相須而
而成禮籩人言共喪事及賓客之事則醢人亦如之矣
醢人言共賓客喪紀則籩人亦如之矣喪事及賓客

之事并器共之則籩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賓客
喪紀則共實而已蓋掌客職喪之屬主其事者自有
器也籩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籩人官以籩名故也
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
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
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
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
之也世婦及祭之日位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財

内羞所共為祭事矣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賔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賔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鄭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賈與醢人共掌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并醢人六十罋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是也王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以其與醢人共掌賔客之禮

共醢五十甕與醯人五十甕摠共為百甕亦據侯伯

舉中言之

乾隆御覽之寶

鶴山集卷一百六